

日本直木奖得主

【日】村山由佳 著

长安静美 译

天使之梯

千万人为之落泪的“日本爱情圣经”姊妹篇
最纯美浪漫的经典之作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村山由佳作品

天使之梯 | *Angel's Ladder*

【日】村山由佳 著 Yuka Murayama

飞安静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之梯/(日)村山由佳著;长安静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327-4608-8

I. 天... II. ①村...②长...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749 号

TENSHI NO HASHIGO

©2007 by Yuka Mura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D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Republic of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DML Inc.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由株式会社集英社通过株式会社 DML 授权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独家出版发行。

图字:09-2008-455 号

天使之梯

【日】村山由佳 著 长安静美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严冬 彩插/聚龙创作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10 字数 96,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3,000 册

ISBN 978-7-5327-4608-8/I·2605

定价: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65560609



如果没有乐器

听好，我的学生啊

你就尽所有力量去弹奏

那用布满天际的天光

做成的管风琴吧！



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外婆，是个性急的人。

明明今年公园的樱花还没开，她却已经等不及这短短的半个月，满心期待地要我带着便当和她一起去赏花，即使我百般不愿意。

一直到最后，她都是个急性子的人。

丧礼那晚，打开电视，只听见记者以极度兴奋的语调说道：今年第一朵樱花已经在西边某处绽放了。

关掉才打开的电视，我喃喃说了声：“太迟了。”坐在身边的夏姬听到后，一脸困惑地把手伸过来，轻轻摸着我的头。那动作不如平常成熟，反而像是小女孩安慰弟弟似的生硬，却用尽她所有的温柔，害得我几乎落泪。我急忙拿起遥控器，关了桌灯。

即便关了所有灯，透过大片落地窗映入的月光，还是照得客厅一室明亮。

这里是夏姬的房间。我和她并肩坐在沙发上，并把脚翘在眼前的玻璃茶几上。白天，太阳明明大得害我汗湿了丧服的整个后背，随着夜愈深，凉意也愈发袭人。我穿着圆领衫，她则在T恤上罩了件稍长的开襟毛衣。那件毛衣，白底上织了玫瑰和蜂鸟图案，令人印象深刻。

“你知道吗？”

“嗯？”

“听说那个世界就在西方尽头。”

“喔。”

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才反问：“所以？”

“所以……一定不会太迟的。”

“什么意思？”

“你外婆一定会在途中顺便看看西边刚开的樱花再上路的。”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给她看。

“是啊……也许吧。我家那个外婆啊，这方面看起来挺精明的。不过到了那个世界之后，就不用专程带便当出门了，听说身边随处都是花田。”

再度伸过来的手，这次温柔地将我的头按向她的肩头。我乖乖任她摆布，虽然靠在女人的肩膀上，实在有点儿难为情，不过这么做了之后，我才发现这好像是我现在最希望她为我做的事。

这是夏姬第一次让我在这个房间过夜，或许今夜的我看起来真

的相当无助。事实上，我的确全身无力，一想到明天是星期六，又没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就教人松一口气。她不用上班，大学也还没开学，打工的地方也已经联络好了。反正，往后不管我再怎样彻夜不归，也不会有人啰嗦了。想到这里，竟突然怀念起过去曾感到厌烦的低沉嗓音。

“嗯，小慎，”夏姬带点儿迟疑地开口说。“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分担的，尽管跟我说。”

“什么事？”

“没有啦，如果没有就算了。只不过想说，你或许有什么话想要一吐为快。”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从守灵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如果只是伤心，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看起来好像真的很痛苦。”

“喔……你就那么注意我啊？”

心想她会一如往常四两拨千斤地避开话题，所以我故意带点儿戏谑的反问，谁知她一言不语，只是温柔地“咚、咚”拍了拍我的头。顿时，情感的波动再度排山倒海而来，但我紧闭双唇强压了下来……可恶！怎么偏偏碰上满月呢？灯都关了还这么亮！偏偏月亮又关不掉！

没办法，只好靠在她肩头闭上眼睛，但这么一来，眼前却清楚浮现出外婆几天前的身影，甚至比真人还要鲜明。

打烊前，外婆说要顺便帮我剪头发的声音；相对于此，我粗暴回嘴的措辞。之后第二天早上晚起，我发现外婆倒在洗头台下，已



然冰冷……

夏姬沉默着，继续抚摸我的头。梳过头发的指尖，时而碰触到耳朵或脸颊。手指冰凉的触感，舒服得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帮我量体温的手，鼻子不自觉地酸涩起来，弄得我原本无心，声音却哽咽了起来。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嗯？”

“要死好歹也先跟我说一声啊！”

夏姬的手颤动一下，停了下来。

“我有话想在那之前说啊！”

彼此间的呼吸在往返第四趟的时候，她又开始慢慢移动手指。

“吓我一跳，”夏姬小声地说，“曾经有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谁？”

“嗯……一个老朋友。”

“那个人的……谁过世了？”

夏姬不知为何没回答，只是深深地、静静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才慢慢说：“可是啊，唯有这件事，不管多后悔都没用。过世的人，我们怎么都追不到的。”

声音跟叹息一样静谧。

“对了，小慎，你听过死神与蜡烛的故事吗？”

“没有……应该没听过。”

“你小时候没读过吗？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格林童话。”

我摇摇头。“不记得了。”

“我小时候好怕那个故事。明明很怕，却不知为什么一看再看。死神把违背自己诺言的男人带到地底下类似地窖的地方，那里的墙上点着数也数不清的蜡烛。有的烛火旺盛，有的即将烧尽、烛火也相当微弱；再不然，就是这里点燃了一根新蜡烛，那里就熄灭了一根。换句话说，这些蜡烛代表人类的寿命。男人问自己的烛火是哪一根，死神就指了一根眼看就要熄灭、即将燃尽的蜡烛。”

我听见夏姬喉头发出一小小的吞咽声。

“男人一慌，就拜托死神把自己的烛火移到隔壁又新又粗的蜡烛上去。死神先接受他的请求，倾斜着短蜡烛作势要将火移到新蜡烛上，却故意让烛火掉落在地上——瞬间，男人就砰地倒在了死神脚下。”

“……那是，死了吗？”

“对。”

“死了，故事就结束了吗？”

“对，结束了！”

“……”

眼前浮现出地窖里无数的蜡烛，并试着想象其中外婆的蜡烛最后熄灭的瞬间。不知道是因为烧了很久，所以蜡烛变得很短，然后静静地只留下一缕轻烟就熄灭了？或者是明明还很长，却叫死神那家伙不小心弄倒了呢？

突然，一种说不清是愤怒或悲伤的情感在心中迸发，有如被泼洒而出的冷水溅满全身般，我不禁颤抖起来。



“冷吗？”夏姬搂住我的肩膀，轻轻摩擦着。

“要不要开暖气？”

我摇头。

摇曳的烛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眼帘。那火光，跟守灵至今、点在灵堂上的许许多多的蜡烛重叠，并盘旋在我脑海里。

“总觉得，”我靠着夏姬不动地说，“丧礼根本就是活着的人在自我满足。每个人都在为跟死者毫不相干的事而四处奔走——只知道在意形式，讲究排场。”

忽然之间，我感觉到夏姬微微一笑。

“是啊。我也觉得丧礼是为了活着的人而办……”她语调缓慢，认真地说，“不过，为了转换心情，那是绝对必要的。毕竟，活着的人明天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而且，虽说是形式，但正因为有既定形式，才能安心地照做，不是吗？要是没有任何形式，不晓得有多少人会感到无所适从了。”

“可是，不管多隆重的丧礼，不都看不到本人高兴的样子吗？要花那么多钱办丧事，还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多尽点儿心。”

“这我也可以理解，只是不管在世时尽了多少心，人死了，还是会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吧？”

“……喔，难不成你有这种经验？”

夏姬露出一丝苦笑。

“只是就常理来说罢了。”

面对阳台的窗户外头，感觉稍稍暗了些。我起身从沙发站起来，走到窗边。

起了一点儿云。风吹得几朵流云聚在一起，遮住了月亮，并从缝隙间透出几道有如聚光灯般苍白的光束，照着坡道下的石神井池和对面扩散成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一隅。

夏姬静悄悄地走过来，站在我身边。

随着遮盖月光的云朵分分合合，光束的强度与粗细也时时不断变化。映照在水面上的椭圆形光束，乍看之下闪耀着炫目的白色光芒，却在下一瞬间，有如旧铝箔纸般模糊阴暗。

“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我试着问。

“什么？”

“你刚说的老朋友，会不会……是他？那个画画的家伙？”

然而，没有得到响应。

往身边看去，夏姬只是凝视着窗外，带着一丝微笑。那仿佛哭泣般的微笑，过去曾经看到过好几次。

早知道就不问了，我心想。从我们单独见面以来，今夜是我第一次感觉夏姬如此接近我，但偏偏一提到他，她的心马上飘然远扬。能让她出现这种表情的，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人——就是那个男人。

“小慎啊……”

原以为要继续刚刚的话题，夏姬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

“你要坚强喔！”

“……啊？干吗突然说这个。”

“慢慢来，不用太勉强，但要加油喔！若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都会帮忙。就连外婆，一定也不希望你老是这么又哭后又



悔的。”

“什么‘老是’，我根本就没哭啊！”

“虽然跟刚刚蜡烛的故事不相干，”无视于我的抗议，夏姬继续说，“不过，唯独人的寿命，我们只能当是一种命定而妥协。因为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去过上天所赋予的一生罢了，虽然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继续活下去。”

我的确从她仿佛回到过去当老师的口吻中，获得一些安慰。不过，在此同时，心中某个角落里，事实上也有一股情绪正蠢蠢欲动——你懂什么！

虽然我觉得她说得都对，但唯独今天，我就是有一点儿拗，觉得她讲这些所谓的大道理也没用！反正再怎么说，她都是父母亲细心呵护的掌上明珠，跟我这种人不一样。外婆一手带大我这个被父母舍弃的孩子，最后我却连一句对不起都来不及说，外婆就已经撒手西归。这份悔恨，她根本不可能理解……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她讲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情？

想到她那一瞬间的内心深处，心中便产生无限落寞。真希望眼前可以再回到月光之中，紧紧拥她入怀。

因为那一夜，她为我做了这十年来，她一直祈求有人能够为她做的事。

闭上眼睛，靠着某人的肩膀，只是静静地任由某人温柔地摸着自己的头——真正需要这些的，其实是夏姬。



1

那天，似乎下了场午后雷阵雨。八月底，蝉鸣也不耐那仿佛会天长地久热下去的暑气而歇了声。

在因雨而凉爽的街道上，吹起充满湿气的风，令人不禁想起南方岛国。在我打工咖啡厅前的人行道上，到处积着浅浅的水洼，过往行人时而因路两旁树上滴落的水滴而猛然缩起脖子。店内的桌布、印有店家标志的纸巾，不知不觉间，都因饱含水汽而变得软趴趴的。

突然，一个声音让我回过了头。

“请问这个柠檬塔……”

在紧邻着大开的玻璃门外，那名客人手指着对折的菜单，她就坐在我刚刚擦过的露台坐椅上。同是临时工的山田用手指兜一个圆



圈对她说：“还蛮小的，大概就这么大。”

“那就这个吧，还要……大吉岭红茶。”

那女人的声音低低的，妩媚与清爽奇迹般的融合在一起，那感觉如同表层与衬里同时被丝绒和麻纱完美地缝合在一起似的。

我转过头去，望着她出神，连桌子都忘了整理。端正的额头，只把右侧长发夹到耳后的动作，都跟记忆中的一样，但因为低着头，其实看不清楚她的脸庞。不久，在听过山田重复订单并轻轻点头之后，她合起菜单，交还给山田，终于抬起了脸。

记忆片段穿透我的身体，那强烈而鲜明的痛苦，连自己都无法理解。

急急忙忙将餐具收到后头，我抓了沾湿的抹布又走到外面，从角落开始，重新擦拭排在深绿色遮阳伞下的桌子，然后调整根本没歪的椅子。就我从旁观察，她和五年前一样，几乎没什么改变。虽然少说也有二十九岁了，但除了气质更加高雅端庄，几乎完全没变。不管是脸的轮廓，或是身体线条，都毫无松弛之处，姿势优美得仿佛从头顶吊着一根看不见的线。桌下交叠的长腿笔直地延伸到脚尖。说到小腿形状，完全对我的胃口，令我快要按捺不住。

唯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的眼神交会，她却面不改色地把目光移到手表上，然后往人行道的方向看去。

——也难怪啦！我自我安慰。她认识的我，不仅个头儿小，头发还是黑色的。然而，实际上，相较于十六岁，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连我难得参加去年年底的同学会，昔日的同学们也无法一眼就认出我来。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心中存着一丝希望，期待

眼神交会时，她会以怀念的语调呼唤我的名字。

位于东京练马区一隅的某所高中。

那时，我读高一，而她——齐藤夏姬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她才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左右，非常年轻，人长得漂亮又开得起玩笑，最重要的是她不像其他老师啰里啰嗦的，所以大家都非常亲近她。再说，她上的语文课也挺有趣的。

可是毕业后，她从不参加我们的同学会。据说，通知的明信片应该寄到了，但就是没收到出席与否的回音。

要是我现在走到她身边，喊她一声“老师”，她会是怎样的表情？我一边扶正写着菜单的看板，一边想着。毕竟，她当时不告而别便辞职离开学校，现在要是学生主动攀谈，说不定反而会让感到困扰，但左思右想，又觉得这样的机会实在千载难逢。就在我磨磨蹭蹭、犹豫不决之际，耳边响起一句：“请问！”我不禁跳了起来才响应，她带点儿讶异的表情看着我问：

“这里能不能抽烟啊？”

“很抱歉，由于这里面对人行道，所以禁烟。”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却语无伦次，连自己都觉得窝囊。但同时也暗忖：原来她抽烟啊！我问她要不要到店内的吸烟区，她摇了摇头说：

“不用了，反正我也不是非抽不可。”

“谢谢！”说着，她露出一丝微笑，随即又看了一下时间。环绕在纤细手腕上的粗犷手表，反射着黄昏的夕阳，发出内敛的光芒。

除了那只手表之外，她几乎没戴任何首饰。米色衬衫和同色系



裙子都是很素雅的设计。就连脸上的妆，都淡到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化。

即便如此，她还是有种独特气质，让路上往来的行人忍不住多看她一眼。她的亮眼并非鹤立鸡群般，只是很自然地吸引别人的目光。尽管是斑驳的古木椅，只要她如小鸟停驻般自然落座时，便仿佛置身在欧洲街角、历史悠久的咖啡座，连带把咖啡厅的格调都提升不少。

她现在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心想。还在当老师吗？还是在哪家公司上班？或者已经结婚，育有一两个小孩，今天只是稍微出来松口气，跟同性友人碰面之类的？

由于我长时间的注视，她察觉到我的视线而抬起眼来，不解地歪着头。

我虽然吓了一跳，却在心里想着：就趁现在，去啊！说些“你还记得我吗？”或是“你一点都没变嘛！”不管什么都好，要是错过了眼前，恐怕再也遇不到这么难得的机会了……

就在这瞬间，她的眼神移到了我身后。

她等的人来了。

装着记忆的容器，或许像个发条已褪色的音乐盒吧！乍见之下，不足为奇，所以平时连自己都忘记心里有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偶然的所见所闻却成为一把钥匙，只要刚好对上了钥匙孔，盒盖便会慢慢开启，并上紧发条，充满色彩、音乐的回忆，瞬间就会源源不绝地从盒子里流泻而出。